

从7世纪开始,大量阿拉伯人涌入摩洛哥,成为占该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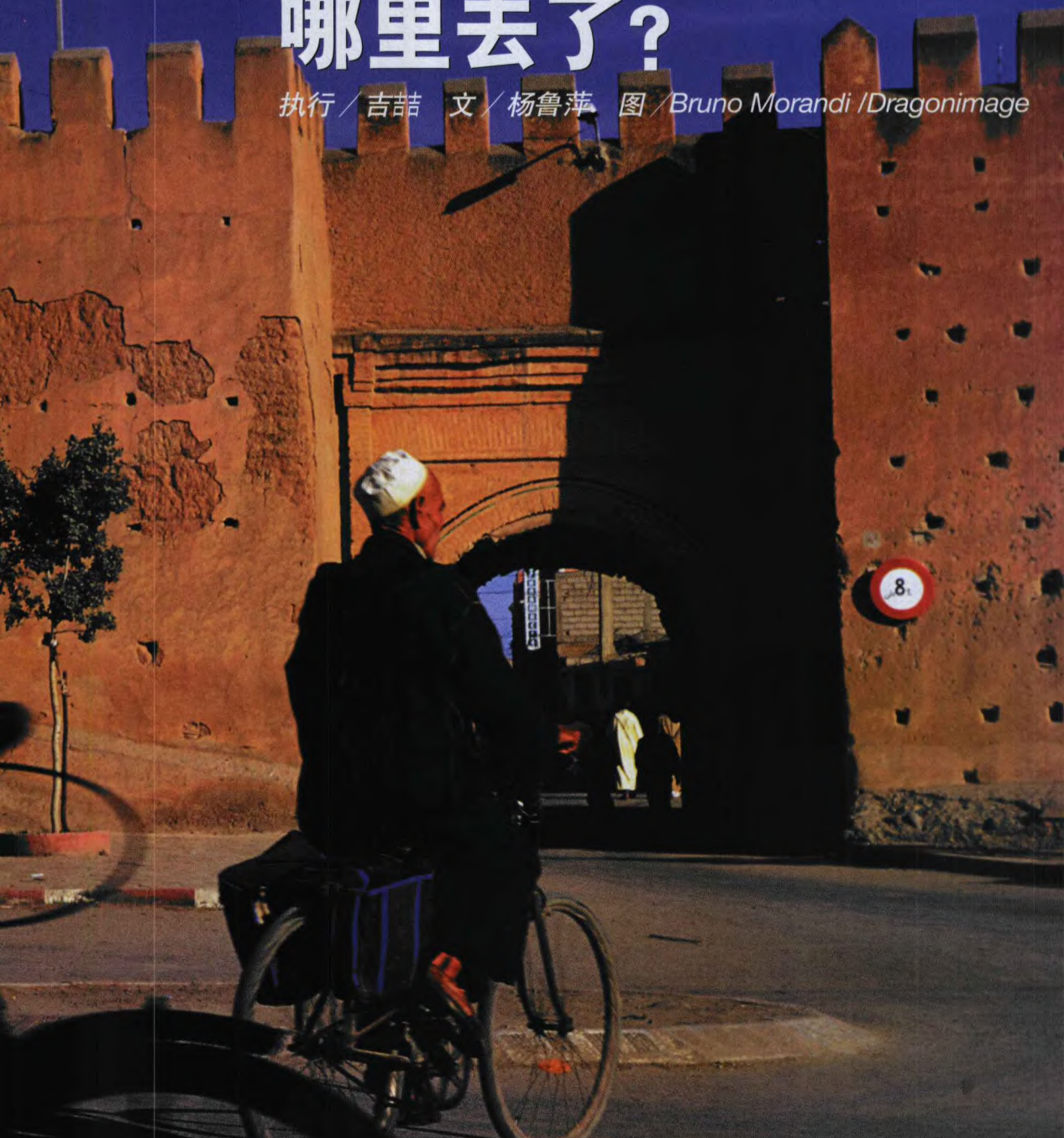
然而,早在阿拉伯征服者到来以前,柏柏尔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现在,摩洛哥属于阿拉伯世界的一员,阿拉伯语为摩洛哥的官方语言。

那么,原住民柏柏尔人哪里去了?



摩洛哥 柏柏尔人 哪里去了？

执行 / 吉喆 文 / 杨鲁萍 图 / Bruno Morandi / Dragonimage





俯瞰古城非斯



非斯是摩洛哥最古老的都城，人口密度最高，如沙丁鱼般塞满数不清的房屋以及近万条狭窄的街道。柏柏尔人曾经是摩洛哥最初的主人，随着岁月的变迁，他们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甚至很难在城市里找到柏柏尔人。



大山的子民



来自大阿特拉斯山达德斯山谷的这几位妇女都是柏柏尔人。目前，这些生活在山区的摩洛哥柏柏尔人依靠务农勉强糊口，但他们仍然延续着至少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北非其他国家相比，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大。

在

首都拉巴特市的一个典型的阿拉伯集市上，凯里木，一家大众餐馆的服务员，此刻正站在餐馆门口，热情地欢迎着络绎不绝前来吃饭的客人。阿拉伯国家的集市不仅很有特色，还是当地人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

要想在城市找到柏柏尔人，集市是个不错的选择。刚到集市，我就发现了这个生意兴隆的餐馆。为了能跟那里的顾客搭上话，我要了一份浓番茄汤，可以蘸着吃面包，一份蔬菜沙拉和一份阿拉伯烤肉（带土豆条和一撮米饭）。桌上摆着咸橄榄、阿拉伯沙拉（青椒和西红柿烤熟、切碎，拌上小辣椒，浇上橄榄油）和一碟辣酱，这些都不需付费。这是最常见的阿拉伯饭，但老百姓不常吃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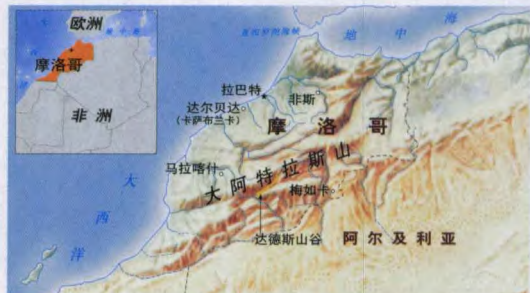
吃过饭，我了解到凯里木是一个大学生，现在是放秋假期间，到亲戚开的这家餐馆帮忙。由于这个餐馆离集市很近，经营的又是大众饭，所以生意不错，经常是顾客盈门，很多附近的摊贩还订餐。餐馆的顾客都是当地人，很少有外国人特别是亚洲人来这里用餐。他对我的到来很新奇，几个在旁边吃饭的人也围拢过来。

“我知道中国的人口最多，还有万里长城。有机会，我很想到中国去看看。”凯里木说。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与德国、美国关系都很不错。”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抢着发表他的看法，似乎想证明他了解得最多。

“也不是这样的吧。”由于对待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看法上存在不同意见，一位稍微年长的人还跟那个小伙子争论起来。但是，他们都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做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我说再等十年吧，他们说十年太长了，有人说五年，还有人说三年，惹得哄堂大笑。我感到这是一群纯朴善良的人，他们真诚朴实，既有应有的礼貌，思想也不保守。他们之中会有人是柏柏尔人吗？

从相貌上来看，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分属两种类型。阿拉伯人的相貌特点是栗色椭圆形的脸庞，不高的颧骨和微陷的眼部；柏柏尔人则有着深棕色的皮肤、长脸、尖下巴、高颧骨、高鼻梁、



制图：中国地图出版社

生活在小镇梅如卡的贝都因人用他们独特的奶茶款待过往的客人（右）。从阿尔及利亚进入大阿特拉斯山柏柏尔人聚居地一般都会经过这个沙漠小镇。贝都因人是阿拉伯人的一支，过着游牧的生活。摩洛哥主要有两个民族，其中阿拉伯人占80%，柏柏尔人占20%左右。多数柏柏尔人聚居在大阿特拉斯山区及部分沙漠地区（上），他们完整地保留下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语言。城市里许多摩洛哥人具有柏柏尔血统，却自认为是阿拉伯人，且只说阿拉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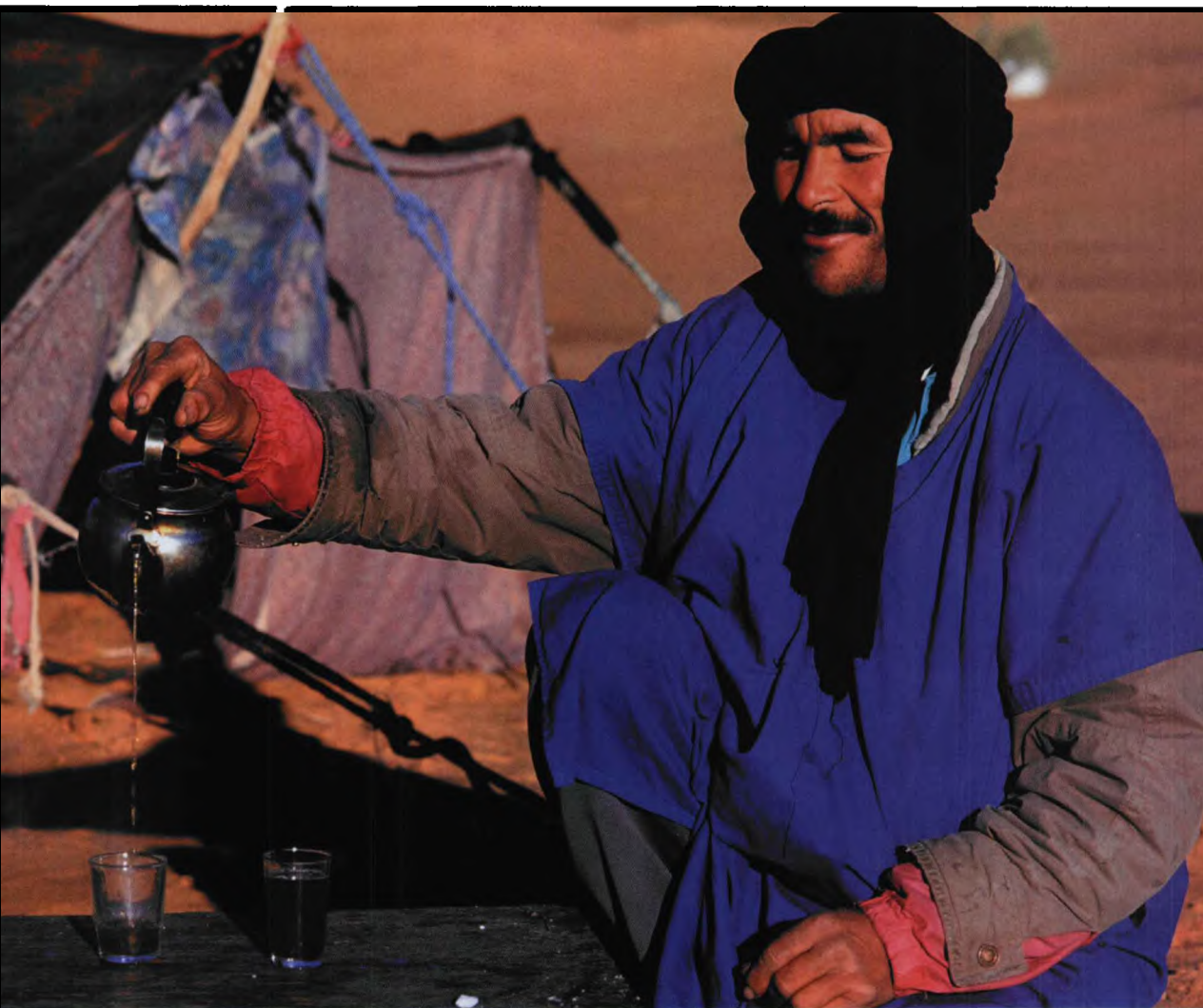
凹凸鲜明的眼部。他们在相貌上区别还是很大的。

我仔细观察身边这些当地人的相貌和衣着打扮，却无法分辨出哪个可能是柏柏尔人。看餐馆气氛很好，我忍不住向他们打听：“你们哪个人有柏柏尔血统？”谁知，一时间竟没有人说话。等人走得差不多了，凯里木告诉我：“这里的人都不愿谈论这个话题，而且也说不清楚。官方统计，全国现在有60%的人有柏柏尔血统。而且，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相互融合，很难讲到底有多少人是柏柏尔人。尤其在城市里，更是不容易分清。只有那些生活在高地的柏柏尔人，他们的民族特性和语言才完整地保存下来。”

摩洛哥人口中阿拉伯人占80%，柏柏尔人只

有20%左右。阿拉伯人是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徒第一次征服摩洛哥开始进入这片土地的，许多柏柏尔人因此不得不离开平地前往偏远的高山地带，寻找适宜耕种的土地，能够喂养家畜的高原，以及追求自由。也许，后者对他们来讲更为重要。当然也有留在城市的，但他们大多已经阿拉伯化，不仅接纳了征服者的文化宗教，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阿拉伯语言。这也是造成今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难以区分的主要因素。

我在拉巴特热闹的集市上没有找到柏柏尔人，在老城区的深巷里也没有找到，来来往往的人全都是阿拉伯人：上了岁数的阿拉伯老头儿，坐在一起抽阿拉伯水烟袋，那么悠闲自在；身着长袍、





共同的信仰



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在北非规模最大。作为伊斯兰宗教圣地，非斯在12世纪时曾拥有785座清真寺，至今仍有360余座。在摩洛哥，虽然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分属不同族群，但他们都信奉伊斯兰教，共同的信仰使他们能够和谐相处。



赤脚穿拖鞋的阿拉伯中年妇女，头顶一大堆东西，在小巷里扭扭搭搭地走着；阿拉伯男人为一件小事争得面红耳赤，经旁边的人劝几句后就缓和下来，最后竟然互拍肩膀开始称兄道弟……我不停地走上前想印证他们中某一个或许拥有柏柏尔血统。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失望。难道占人口20%左右的柏柏尔人，这个国家的原住民，就这样淹没在众多的阿拉伯人中，在城市里消失了吗？

尔人，在外面同其他摩洛哥人一样，等回到家乡，他就要说柏柏尔语，遵守本民族的风俗习惯。

大穆旅欧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现在从事人口问题研究。他告诉我，柏柏尔人都偏爱“阿马奇”这个名字，是“自由人”的意思，柏柏尔是外族人对他们的称呼，但是只要出了柏柏尔人聚居的地方，“柏柏尔”的名称仍最为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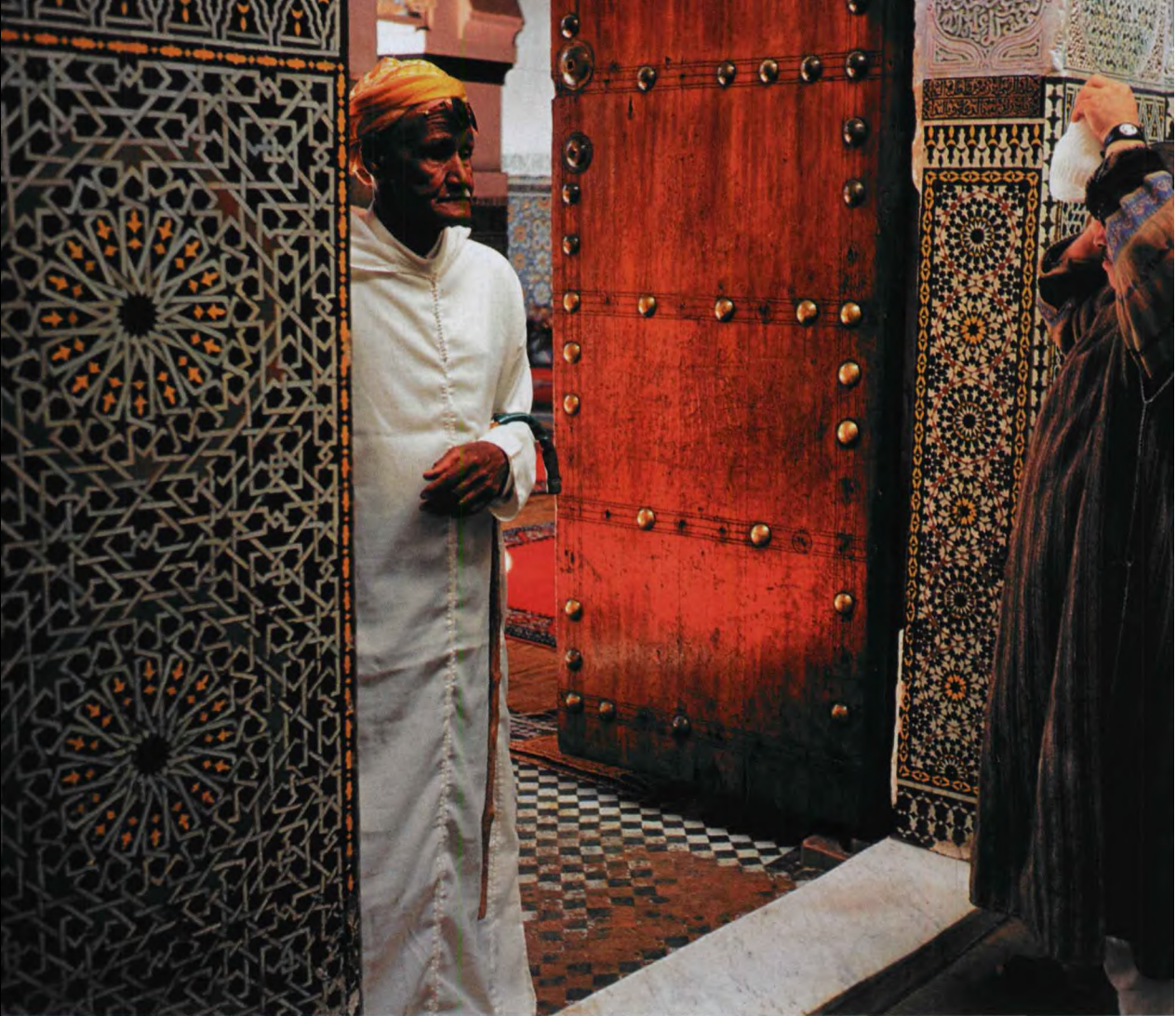
柏柏尔人在北非居住的历史非常复杂。祖先居住在埃及以东地中海沿岸的内陆地区。许多民族（包括罗马人、希腊人、腓尼基人等）的文献中都记载着在北非曾经存在聚居的柏柏尔人。事实上，柏柏尔人泛指一大批具有相似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的不同民族。他们多居住在高山地区和部分沙漠地区，按方言和分布区域可以分成里夫人、塔马齐格特人和施卢赫人三个族群，但风俗习惯一致，母语都是传统的柏柏尔语，而且都信奉伊斯兰教，还有很多人都严格地遵守教义。柏柏尔人也庆祝主要的伊斯兰节日，但是斋月禁食的规定对经常出行的人不起作用。像北非其他

“我

不是柏柏尔人，我是阿马奇人。”穆罕默德·哈桑表情严肃，语调中含有不容驳回的肯定。“柏柏尔这个名字是别的民族对我们的称呼。我们一般是不使用这个名字的。”穆罕默德·哈桑是一位摩洛哥学者，身材魁梧，直爽幽默，私下里我叫他大穆。我跟他开玩笑说，他的名字很是了不得，与先知（伊斯兰教创始人）和原国王同名。他大笑说：“我是将信仰和国家结合于一身了。”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已经阿拉伯化的柏柏



达德斯山谷是柏柏尔人聚居的地区之一。每年5月底举行的玫瑰节是当地人的节日（上）。摩洛哥的阿拉伯人大多穿白色的阿拉伯大袍，但也有例外，图中即为一名身着蓝色纱衣的阿拉伯妇女（左）。相比之下，柏柏尔人服装则更为亮丽。



大多数柏柏尔人接纳了征服者的文化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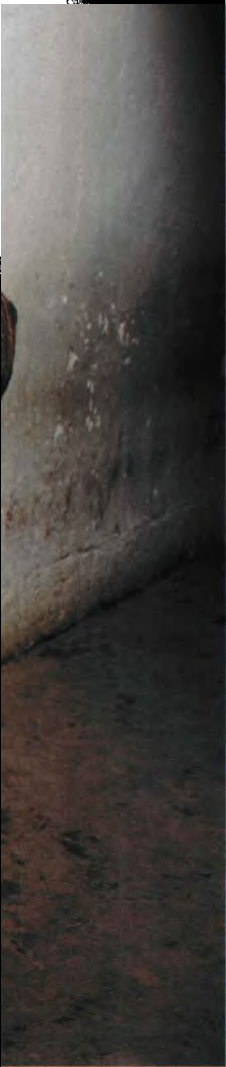
伊斯兰教徒一样，柏柏尔人也相信神灵的存在。

现在，柏柏尔人分布在北非的许多国家。在摩洛哥，柏柏尔人大多聚居在大阿特拉斯山的腹地。那里的柏柏尔人非常封闭。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加上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他们几乎与世隔绝，生活水平与城市差距悬殊，极其贫困，很多人为了摆脱困境，离开家乡到异地谋生。

大穆说他们家族的族人已经在靠近大阿特拉斯山的丘陵地带常年定居，虽然与现代生活仍有差距，但是比山里的那些柏柏尔人情况好多了。大穆家族现在一共有几百口人，都住在附近的几个村里，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家族由族长负责管理，另有族老会解决村里大事，保证族人和睦

相处，相安无事，平平安安过日子。但如今古朴的民风民俗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水、电和一些电器进入了日常生活，不少人家的房顶竖起了电视天线，带来了许多方便。随之而来的是商品价值观和各种现代意识，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城市活动，小孩子接受现代基础教育，大人则为了生活的富足在外奔波。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感受外部世界的精彩，有求学的、也有工作的，不少人还去了欧洲和美国，甚至有到中国留学和工作的。他还顺口说了一句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求知若渴，远到中国”，比喻学无止境，学无国界。

据他介绍，他家乡的那些人不论岁数大小，做生意的和搞旅游的都不乏其人。村里基本上只剩



非斯古城里一处典型的阿拉伯人家。传统的摩洛哥阿拉伯房屋与中国四合院极为相似，不同的是墙壁更高一些，临街的墙上没有窗户，为的是不让外面的行人看见屋里的情形，更不让女眷看见街外的天地。一般屋门都是用优质木料雕花油漆而成，地板使用陶瓷或大理石碎块拼成各种图案，四面墙围的五彩图案是用陶瓷片镶嵌而成的，天花板则是用成千上万块雕花细木组合的图案或石膏粘砌而成，看上去极其讲究、精致。

到城市赚钱，养活山里的家人。”我能看得出来，大穆对自己民族的感情很深，他非常迫切地渴望改善柏柏尔人生活的贫困状况。

“我曾经在哈桑大清真寺的门口遇到一位卖水的老人，他就是这样一位柏柏尔人。看来，柏柏尔人的未来越来越依赖这些外出赚钱的人了。”我对大穆的话表示赞同。那些外出的人生活相当艰辛，柏柏尔人的未来，柏柏尔文化的未来都颇堪忧虑。我遇到的那位老人装束花哨，全身披挂铜盘，腰间挂着一串小铜碗，手提一把长嘴壶，就像老北京小吃中冲茶汤用的长嘴壶。当时他告诉我说自己是柏柏尔族人，家乡在大阿特拉斯深山里，来此是专门靠游客赚钱的。他说，每天赚的钱不固定，时多时少，有的时候仅够自己吃饱肚子。不过，即便是这样，也比呆在深山里好，而且他还要用赚来的钱养活住在深山里的家人。

“不过深山也给予柏柏尔人极大的帮助，让柏柏尔人获得最大程度的独立。”大穆说。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柏柏尔人就相继受到腓尼基人、罗马人、拜占廷人的侵扰，而且随着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北上、西进，大量阿拉伯人涌入摩洛哥。这样，由于屡遭外族侵入，柏柏尔部落逐渐从沿海

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阿拉伯语言。

下妇孺老弱。但是，与外界相比，那里依然是世外桃源。这时，大穆极目远望喃喃地说：“每每回到阔别的家乡，都能感受到自然清新和轻松亲切，没有污染，没有拥挤，没有竞争，那种静谧和谐是任何身陷闹市生活的人都向往的。”说这些话时，他脸上泛起了对家乡生活的眷恋，很是动情。

和平原退缩到大阿特拉斯山一带，以这道天然屏障抵御入侵者，并且保护自己。此后他们世代依山而居，以山为伴，久而久之成了大阿特拉斯山的子民。“安拉伟大，”他说，“是安拉赐予了我们大阿特拉斯山，赐予了我们生存下来的权利，真是安拉在天有知啊！”

“多

少年来，柏柏尔人都是在大山的养育下，祖祖辈辈生存下来。接近平原的人靠种地和放牧为生，生活略好于山里人。山里人靠放牧、打猎、砍柴和采集山货为生，如今那里的生存境况没有多么大的改变，仍然极其贫困。许多人背井离乡

除了地理因素外，柏柏尔民族的独立性同时涵盖了重要的历史因素。阿拉伯人征服摩洛哥后，当地人逐渐被阿拉伯化，并臣服于阿拉伯帝国的管辖。但是由于阿拉伯帝国各王朝的中央政府鞭长莫及，什叶派和哈瓦利及派都曾利用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这使得柏柏尔族势力不断壮大，相继出现了一些地方王朝，以至后来柏



柏尔王朝的建立。因而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部落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后裔人数也比较多。

“但是，在柏柏尔人最多的国家摩洛哥，我们民族的身份却遭到了最系统性的否认。摩洛哥政府宣称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明文规定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对我们柏柏尔人却只字不提。”大穆对这一点非常不满，甚至有点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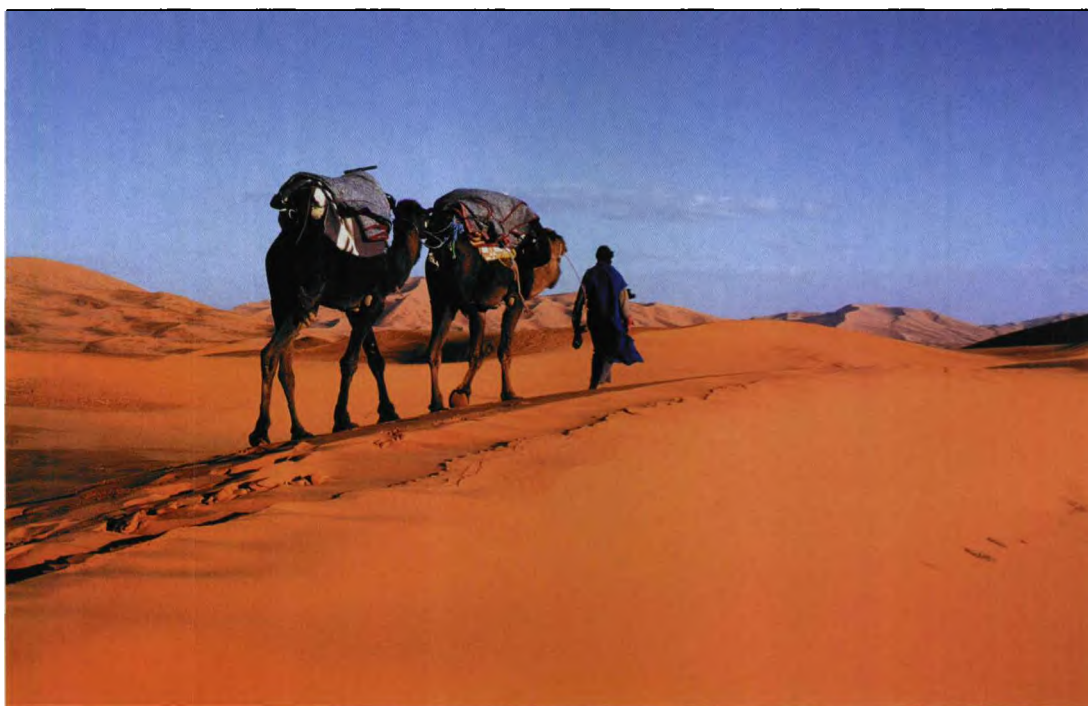
柏柏尔人是这块土地最初的主人，经过岁月的变迁，现在却成了少数民族。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由于殖民时代摩洛哥曾发起一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独立运动，阿拉伯人以团结统一为名忽略甚至打压所有非阿拉伯语言与文化，柏柏尔是其中一部分。事实上，柏柏尔人曾经为摩洛哥近现代反殖民主义斗争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战争中，柏柏尔人军团更是“摩洛哥民族解放军”的主力军。

20世纪50年代，赶走法国殖民者，摩洛哥获得独立。之后，柏柏尔人掀起了争取民族自治的政治运动，但在50年代末被政府镇压。60年

代起，柏柏尔人组织经过同政府的和解谈判，同意放弃武装对抗转而走上合法参政的道路，在历届议会中都占有一定席位。这样他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各种权利。70年代，政治逐渐开放，摩洛哥实行了多党制，社会各党派能够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政治参与，拥有合法的渠道释放政治主张、维护正当权益。这非常有助于解决民族问题，一方面能够使柏柏尔人维护他们相应的民族权利，比如普及本民族语言，接受义务教育和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环境等，另一方面可缓解民族矛盾，避免立场较激进的人闹事，形成民族和睦及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

2003年9月，摩洛哥政府首次准许全国将近15%的小学可以教授柏柏尔语，并计划把柏柏尔语教学拓展到各级学校中去。

“不管怎样，我们没有感到少数民族独立性方面存在太大的压抑。如今我家乡的人仍然过着安详平和的日子，没有更多外来的人为和政治因素打搅。而且，我们拥有相同的信仰。”大穆说。



摩洛哥东南部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上），这里也居住着少量的柏柏尔人。由于屡遭外族侵扰，柏柏尔人不得不离开平原，迁移到偏远的高山和沙漠地区生活。摩洛哥盛产酸果（左）。丰收时橘子、柑子和柠檬大批上市并出口欧洲。



摩洛哥的色彩



摩洛哥染坊千百年来沿用代代相传的技法，从虞美人、靛蓝、番红花、海枣干果等天然材料中提取红、蓝、黄、淡棕、黑等颜色。染色工将这些染料浸入染缸，然后用力踩踏，以羊毛、棉花及皮革为原料的制品由此染上了摩洛哥的色彩。



“安拉伟大，”他说，“安拉赐予我们大阿特

从8世纪开始，摩洛哥就形成了伊斯兰化的社会。在摩洛哥，不论阿拉伯人还是柏柏尔人，都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所有摩洛哥人的意识形态趋同。柏柏尔人也不例外，他们曾经在11世纪和13世纪建立过两个庞大的柏柏尔王朝——穆拉比特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但都是打着伊斯兰的旗帜来反对统治者而创建的。两朝创始人分别是伊斯兰教长和神学家。统一的宗教信仰延续至今，这使得摩洛哥的各民族能够和睦相处。

同时，摩洛哥虽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在阿拉伯国家中是一个较开放的国家，社会多元化，实行多党制。摩洛哥人之间有这样的说法：在摩洛哥只要不违背伊斯兰教，不反对国王，其他的就

无大碍了。在这样一种自由度比较大的环境中，摩洛哥的民族矛盾不太突出，而且也没有构成影响稳定的严重政治问题。柏柏尔人能够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同时也能够融入这个社会。

大穆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但是他又补充说，柏柏尔人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确实有很大差异，不仅因为是偏远山区，因为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在偏远地区生活都非常艰苦，还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政府政策的倾斜度还很不够。因而柏柏尔人肯定对诸如民族权益等原则问题和现实中的巨大差异产生不满。从目前来看，民族问题尚未构成对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严重影响，但是未必不存在问题和隐患，要看今后的政府政策和形势发展。



柏柏尔妇女在达德斯山谷的玫瑰节上载歌载舞（左）。柏柏尔族对妇女的禁忌比阿拉伯妇女要少，她们外出可以不戴面纱，行动也比较自由。柏柏尔人实行父系氏族制，父亲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女人在家庭中主持家务。在婚姻方面，柏柏尔人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非斯古城的皮革工人正在进行皮革处理（下）。非斯是摩洛哥古老的皮革制造业之都。

这

是拉巴特乌代雅古城的一户家境殷实的中等阶层家庭，男主人叫做穆希米尼。他全然没有因为我不请自来的唐突而感到丝毫不快和诧异。也许对不速之客的来访，他早已司空见惯。他家屋内完全是阿拉伯风格的布局和陈设，外墙是纯白的颜色。触摸着平平的白墙，看着探出墙外、竞相绽放的蔷薇花、月季花，带有雕刻装饰的蓝木门和各种形状的黑门把，真有一种在历史的沧桑中驻足静立的感觉。

穆希米尼告诉我这房子历史很长，是祖上传下来的房产。他家是地道的阿拉伯人。房屋的翻建装修都是自己动手。“这里的人都是这样。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我们每个人都自觉保持这种蓝白相间的传统建筑风格，这样才能维护古城风貌。”

“那这些油漆都是你们自己特别配制的吗？”看到墙壁、木门颜色的纯正，我十分好奇。

“这个嘛，不是。我们都是在集市上购买的。如果一时缺货，我们宁愿多跑点儿路到附近的城市去买，也不会买其他颜色的油漆。这也是我们这里祖祖辈辈继承下来的传统。”穆希米尼说。

拉巴特乌代雅古城临海，民居多保存完好，而

拉斯山，赐予我们生存下来的权利。”



且房屋都是以白蓝为主色调。像穆希米尼所说，可能正是由于当地人对历史的认同和对古迹的刻意保护，才营造了这种浓浓的北非阿拉伯风情。

如果说白色立面和以防锈锻铁为装饰的小窗带有西班牙阿拉伯移民的遗风，那么见棱见角的简洁建筑形式，则体现了阿拉伯风格。确切地说，这是两种风格的混合体。8世纪初，阿拉伯人的倭马亚王朝不仅征服了摩洛哥，也踏上了地中海西北岸的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并于8世纪中叶建立了后倭马亚王朝，直到11世纪初灭亡，在那里留下了大量阿拉伯风格的历史印迹。15~16世纪初，西方列强利用摩洛哥马林王朝的没落衰败开始入侵，大西洋沿岸地区几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占领，经过摩洛哥人的顽强抗争才收复失地。19世纪西方列强的蚕食、割据使摩洛哥沦为半殖民地。1911年法国占领了非斯和其他重要沿海城市，西班牙占领了北部港口城市。1912年3月摩洛哥被迫签订《非斯条约》成为法国保护国，西班牙伙同法国瓜分摩洛哥，11月两国签订《马德里条约》，规定摩洛哥领土4/5归法国，1/5归西班牙。沿海一带成为殖民者居住地，城市建筑也随之西方化。

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东西方在相互侵略中

两位生活在摩洛哥里夫区的柏柏尔妇女身着亮丽的服装。柏柏尔人按照方言和分布区域划分为里夫人、塔马齐格特人和施卢赫人三个族群，各族群的风俗习惯一致，母语都是传统的柏柏尔语。但是，只有那些生活在地及沙漠地区的柏柏尔人才真正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的民族特性和语言。城市里的柏柏尔人离他们的传统越来越远，很难与阿拉伯人相区分。



历史的遗存已经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烙印，

达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因此无从考证这白蓝相间风格的房屋是阿拉伯后裔还是西班牙人建造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属于阿拉伯色调。

摩洛哥地理位置北临地中海，西濒大西洋，在海与洋的交界处，这种白蓝两色的房子除了体现阿拉伯风情外，也是“海天一色”的体现，白色是岸边的沙滩和空中的白云，蓝色则是大海和天空。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穆希米尼时，他会心地笑了，他说只有在大海边生活和深深感受大海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浪漫创意。我明白了，难怪这种房子只在摩洛哥的沿海城市才有呢。

“一尘不染的白、纯净的蓝是属于摩洛哥的颜

色。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有，但远没有这里集中，没有这里常见。另外，摩洛哥还有一种颜色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砖红色。”穆希米尼告诉我。

从北部向南来到靠近中南部的马拉喀什，我找到了摩洛哥的另一种颜色。我登上最佳位置，居高临下远望，在阳光的映照下，白雪皑皑的大阿特拉斯山衬托的马拉喀什红装素裹，俨然就是一幅色彩和谐的油画。不得不承认砖红色是这座历史名城独具匠心的风采。

起初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种风格源于摩洛哥历朝历代的王者风范，王公们选择这种颜色装饰自己的宫殿和清真寺是要突出皇族的尊贵显赫及宗教的神圣。威严的城堡和清真寺被散落四周的



柏柏尔人是这片土地最初的主人。

民居包围，确实给人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拉巴特的哈桑大清真寺和乌代雅古城也同样是砖红色。城里的民居选择这种颜色，可能是效仿，是为了顺从和景仰王者，也为了沾一些皇家的福气。

后来知道了由此往东，便进入大阿特拉斯山区域，也就是柏柏尔人聚居的地方。那里的民居使用了同样的颜色装点住宅。马拉喀什的砖红色风采就寻找到了历史的源头，原来砖红色是从柏柏尔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一种习俗。

近期摩洛哥媒体报道，在西撒哈拉沙漠发现了一处遗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万年前柏柏尔文明的时期。事实上，摩洛哥以至北非整片广袤的土地都曾经是柏柏尔人的家园，他们是那里的原

住民。柏柏尔人首次使用当地的砖红色石料和土质建造房屋，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传统。马拉喀什建于11世纪初，是中世纪时期两个强大的柏柏尔王朝及其他几个地方王朝的所在地，因而所有的古迹都打上了砖红色的烙印，当地居民因此千百年来承袭了这种砖红色外墙装饰的习俗。

尽管我们已经很难从相貌或语言上区分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但是历史的遗存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烙印，柏柏尔人是这里最初的主人。历经岁月的变迁，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的柏柏尔人如今不仅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还要努力维持生存，与此同时，他们是抛弃柏柏尔文化，还是再度创造柏柏尔文化的辉煌？这是一个疑问。**07**

Contents

30 A Lost World

On Indonesia's Flores Island, archeologists have discovered the remains of a new type of hominid. What can these ancient pocket-sized people tell us about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What is their relationship to our other protohuman ancestors?

56 Jews of Shanghai

In 1845, Shanghai's ports and railways began receiving waves of Jewish emigrants from Russia, Eastern Europe, Central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These large groups of people came to Shanghai out of desperation and ambition, to escape anti-Semitism at home and to search fo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broad. By the 1940's, Shanghai contained the largest and most lively Jewish community in the Far East.

76 The Stone Collectors in the Mouth of the Volcano

In the deepest part of Java Island's Kawah Ijen volcano lies the world's biggest sulfuric and hydrochloric acid lake. Nearby, super-hot volcanic gas can condense into as much as 4 tons of sulfur a day. The indigenous people here have been arduously extracting these yellow sulfur rocks for generations.



88 Guangzhou's Medicinal Soup

Why can so many medicinal herbs be found in Guangzhou soup? In Guangzhou, there are more banks than rice shops, and there are more pharmacies than banks. Guangzhou children begin using Chinese medicine before they begin eating solid food.

104 Berbers of Morocc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h century, large numbers of Arabs began flooding into Morocco, eventually taking over as this land's majority population. Long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Arabs, this land belonged to the Berbers. Where can the Berbers be found in today's Morocco?



126 Locating the Qi Great Wall

The Qi Kingdom was the first in China to build a great wall. What role did the wall play in Qi society, and what connection did the wall have with Qi culture? In the Winter of 2004, a group of over thirty journalists set out in exploration of the Qi Great Wall.

140 Polar Bears

A polar bear braves the sharp freezing winds and catches the scent of prey in the air. There are about 1200 of these majestic carnivores that frequently haunt the edges of Canada's Hudson Bay. In this place,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ir territory, the polar bears' future treads on thin ice.